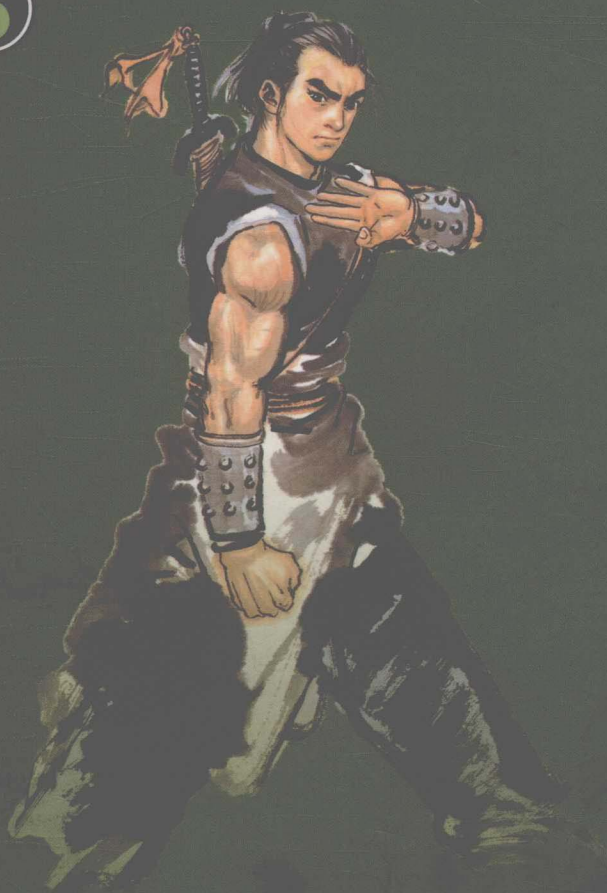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旗英雄傳

(上)



古龍
真品集

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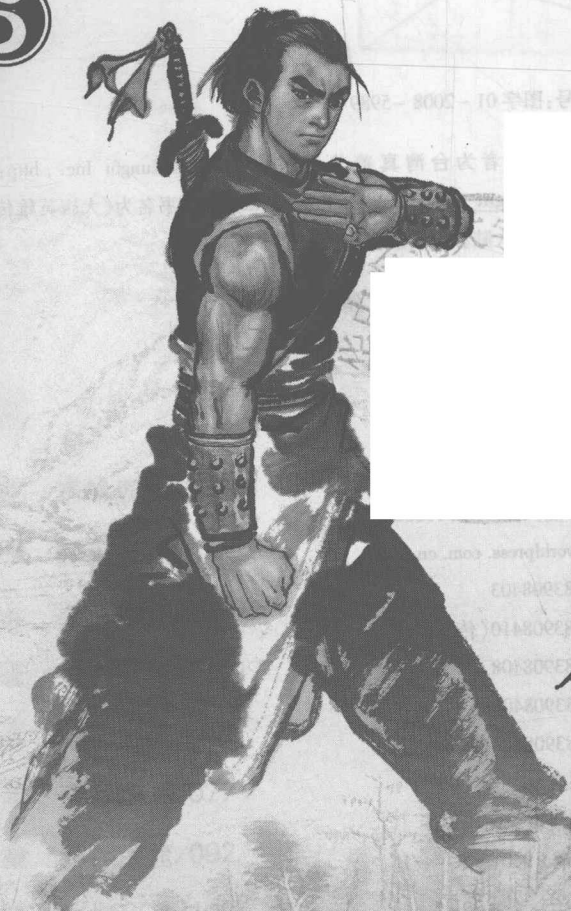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大旗英雄傳

【上】



古龍
真品集

5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旗英雄传. 上/古龙著. —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2009. 1

(古龙真品集)

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4 - 1

I. 大… II. 古…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811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 - 2008 - 5989 号

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 (ChineseKungfu Inc. , <http://www.ChineseKungfu.com>, Copyright 2009, Sung Enterprise Inc.), 原书名为《大旗英雄传》, 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 大旗英雄传

作 者: 古 龙

责任编辑: 李士荣 权宁君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(100860)

网 址: www.worldpress.com.cn

编务电话: 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 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(010)83908423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53

字 数: 86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4 - 1/I · 084

定 价: 66.00 元(全二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!

第1章 西风展大旗

一声霹雳，暴雨骤落。五匹健马，齐地昂首长嘶一声，向外奔出，刹那间便分成三个方向。马尾后划出五条血迹，似转瞬便被风冲得干干净净！

秋风肃杀，大地苍凉。漫天残雨中，一匹毛色如雪的乌骓健马，自西方狂奔而来，一条精赤着上身的彪形大汉，笔直地立在马鞍上，左手斜举着一杆紫缎大旗，在这无人的原野上，急急地盘旋飞舞。

上册

- 第1章 西风展大旗/001
- 第2章 骤雨洗铁剑/015
- 第3章 柔情弱女子/033
- 第4章 铁血好男儿/047
- 第5章 脂粉陷阱/063
- 第6章 空谷幽兰/077
- 第7章 死神宝窟/092
- 第8章 血旗秘辛/108
- 第9章 剑气珠光/122
- 第10章 勾心斗角/135
- 第11章 碧血染豪门/150
- 第12章 春色透重帘/165
- 第13章 狼狡贱残烈/17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炎黄情怀》王/古龙著. —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9.

《炎黄真品集》

ISBN 978-7-5090-0426-7

I. ①古… II. 古… III. 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N. 224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4471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-09-2009-144号

本书授权香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China-Korea Press, <http://www.ChinaKoreaPress.com>, Copyright 2009) 授权在(中国内地)发行, 授权在(中国内地)发行, 授权在(中国内地)发行, 授权在(中国内地)发行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享有专用权, 当代世界出版社

- 第 14 章 跛瞎癩瘟疯/192
- 第 15 章 明珠索魂/207
- 第 16 章 金蝉脱壳/221
- 第 17 章 荒祠冷语/236
- 第 18 章 寒水香舟/250
- 第 19 章 壮士挥拳/265
- 第 20 章 蜂女飞兵/279
- 第 21 章 慈爱让鬼母/293
- 第 22 章 恩仇问苍天/306
- 第 23 章 英雄铸剑/322
- 第 24 章 艳姬忤情/338
- 第 25 章 惊闻碧落/351
- 第 26 章 咫尺天涯/366
- 第 27 章 履上足如霜/381
- 第 28 章 英雄铁炼钢/397

上册

- 100\ 影大翼凤西 章 1 第
- 210\ 影射水西舞 章 2 第
- 330\ 千女舞舞舞 章 3 第
- 470\ 儿民校血校 章 4 第
- 620\ 柳商得胆 章 5 第
- 770\ 兰港谷空 章 6 第
- 920\ 影注科亚 章 7 第
- 108\ 幸舞战血 章 8 第
- 122\ 光瓶户说 章 9 第
- 138\ 角半小因 章 10 第
- 178\ 毒集血管 章 11 第
- 188\ 帮重舞血毒 章 12 第
- 178\ 舞舞舞舞舞 章 13 第





第1章 西风展大旗

一声霹雳，暴雨骤落。五匹健马，齐地昂首长嘶一声，向外奔出，刹那间便分成五个方向，马尾后溅出五条血迹，但转瞬便被雨冲得干干净净！

秋风肃杀，大地苍凉，漫天残霞中，一匹毛色如墨的乌骓健马，自西方狂奔而来，一条精赤着上身的彪形大汉，笔直地立在马鞍上，左掌握拳，右掌斜举着一杆紫缎大旗，在这无人的原野上，急遽地盘旋飞驰了一圈。

马行如龙，马上的大汉却峙立如山，绚烂的残阳，映着他的浓眉大眼，铜筋铁骨，闪闪地发出黝黑的光彩。

天边雁影横飞，地上木叶萧瑟，马上的铁汉，突地右掌一扬，掌中的大旗，带着一阵狂风，脱掌飞出，“嗖”地一声，斜插在一株黄桦树下，健马仰首长嘶，扬蹄飞奔，霎眼间便又消失在西方残霞的光影中，只剩下那一面大旗，孤独地在秋风中乱云般舒卷。

夜色渐浓，无月无星，枯草丛中，虫声啾啾，使这苍茫的原野，更平添了几分凄凉萧索之意。

秋风更急，黑暗中急地掠来一条人影，身法轻捷、来势如电，目光四扫一眼，瞥见这面大旗，惨白的面色，更为之一变，倏然停住身形，面向这迎风招展的大旗，脱下衣衫，解开发辫，赤身散发，缓缓跪了下去，跪在那孤独地迎风招展于荒原中的大旗前，只见他剑眉星目，神情俊朗，但神色间却又带着一种不可掩饰的悲哀与忧郁。



他笔直地跪在旗下，宛如石像般动也不动，只听身后左方，突地响起一阵急遽的马蹄声，划破了四下无边沉重的寂静，接着身后右

方，也有一阵蹄声响起，一个苍老雄浑的语声喝问：“来了么？”

左方一人大喝道：“在这里！”

两行人马，带着两股烟尘，急驰而至。左面的一行，三人三马，一个是身躯粗长，面带微须的中年男子；一个是短小精悍，目光灼灼的少年；还有一人，面色黝黑，满身黑衣，身后斜背着一柄乌鞘长剑，只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在夜色中闪烁生光，端坐马上，当先驰至，双臂一振，凌空翻了个身，飘然落在旗下，不带半点烟尘。

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马上微一探手，便已抄住了黑衣少年的马缰，双腿一挟，马势骤缓，只听“呼”地一声，两条人影自身侧掠过，却是右面驰来的一个乱须老人，及一个青衫少女。

赤身散发的汉子，双目紧闭，跪在旗下，仍然动也不动，乱须老人双拳紧握，挺胸立在他面前，满面俱是怒容，黑衣少年、青衣少女，面色凝重，一言不发，木立在他身后，风声呼啸，天地间杀机沉沉，乱须老人突地厉喝一声，当头一掌，向赤身汉子劈下。

□ □ □

只听一声轻叱，道：“大哥且慢！”

那中年男子，一掠而至，轻轻架住了他的手掌，乱须老人怒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中年男子沉声一叹道：“七年都已过去，再等一刻又有何妨？”

乱须老人胸膛起伏，显已怒极，但终于缓缓垂下了手掌，沉声道：“刑马可已备齐了么？”

赤身汉子一听“刑马”两字，面色突又惨变，黑衣少年垂手道：“三叔、四弟俱已得手，孩儿也将‘天武镖局’总镖头那匹‘乌云盖雪’取来，但三弟和幺叔，却直到此刻还未见踪影。”

中年男子道：“小弟取的是‘盛家庄’那匹‘紫骝’，四侄取的是‘落日牧场’那匹‘玉蹄朱龙’，这些都轻易得手，自然回来得快些。”

乱须老人闪目一望，只见那精悍少年已将三匹健马系在树上，木叶萧萧，健马长嘶，青衣少女望着跪在旗下的赤身汉子，目中突地流下泪来，转过头去，不忍再看一眼，众人也俱都神色黯然。

突听黑衣少年轻呼一声：“幺叔来了！”

狂风吹过，方才插旗的铁汉，赤足飞奔而来，掌中竟高举着一匹黑白相间的花斑大马，双臂筋结，根根凸起，满头汗珠流落，奔到正前，大喝一声：“接住！”双臂一振，竟将这匹花马直掷出来。





黑衣少年、精悍少年，身形一展，双双跃起，一人接住了马的一双前足，一人接住了马的后足，腰身一拧，乘势后掠，脚尖点地，将花马轻轻放了下来，黑衣少年伸手一掌，击在马颈上，花马唏哩哩一声长嘶，突地跃起，却被精悍少年双手扯住马鬣，空自扬蹄怒嘶，无法前奔一步！

赤足铁汉一抹头上汗珠，道：“这匹‘飞云豹子’，当真和‘霹雳火’那厮一般的臭脾气，竟连俺都服侍它不下，只得将它制住，一路举了过来，倒变成马骑人了。”目光一转，变色道：“小老三呢？还没有回来？”

中年汉子摇了摇头，赤足铁汉顿足道：“我早就知道‘寒枫堡’戒备森严，冷老匹夫更是不好对付，他却偏偏抢着要去……”

赤身散发的汉子突地双目一张，变色道：“三弟已到‘寒枫堡’去盗那匹冷龙驹了么？”

乱须老人瞠目大喝一声：“住口！你贪恋女色，欺师灭祖，我云翼再也没有你这个孽子，云老三也再没有你这样的兄弟，他便是死在寒枫堡，与你又有何关系？你再敢唤他一声三弟，我立时便将你碎尸万段！”

赤身汉子垂首道：“孩儿自知罪孽深重，早已未存活命之心……”

乱须老人云翼厉喝道：“你既然自知罪孽，为何还要做出如此无耻之事？寒枫堡与我云氏一家世代深仇，你难道不知道么？”双臂一张，对天悲嘶道：“我云翼一生英雄，却想不到生下这样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！”嘶声悲激，有如猿啼。

中年汉子黯然叹道：“铿儿已知错了，大哥你难道不能留下他的生命，削去他的双足，让他一生残废……”

赤身汉子云铿凄然一笑，道：“孩儿犯下重戒，甘受‘五马分尸’之刑，以立我‘大旗’门中的威信……”

赤足铁汉一挑拇指，大声道：“好，这才像云家男儿说的话！”

云铿眼帘一合，黯然接道：“孩儿死不足惜，只望爹爹，能饶冷青霜一条活命，此事与她本无关系，全是孩儿自己的错。”语声颤抖，眼角上已泛出晶莹的泪珠，颤声接着道：“她……腹中已有了孩儿的后……代了……”

云翼面色一变，只听远处突又响起一阵蹄声，一匹白马，银箭般在夜色中直奔而来，马鞍上似乎空无人迹，中年汉子双眉一皱，道：“铮儿呢？”

话音未了，只觉眼前一花，一条白色人影，突地自马腹下钻出，双臂一张，稳稳地立在马鞍上，朗声笑道：“冷龙驹终也被我收伏了！”

笑声之中，白马已急驰而至，四蹄一收，便动也不动地立在大旗前。马上一个面如冠玉、满身白衣的少年，耸肩跃起，凌空翻了三个斤斗，“嗖”地笔直掠了下来，目光四扫道：“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”

云翼面沉如水，厉声道：“不要多话！”

白衣少年云铮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事？大哥，你为何这副模样？”

云翼只作未闻，沉声道：“三弟，宣读罪状，立刻施刑！”

中年男子黯然一叹，俯首道：“铁血大旗门掌刑弟子云九霄，代祖师爷执令，谨判叛徒云铿，重色轻师，暗中通敌，应受五马分尸之刑！”

云铮面色突变，倒退三步，突地大喊道：“原来你们叫我盗马，为的竟是要害大哥，原来你们都知道了，就瞒着我一人！大哥他犯了什么过错？要身受五马分尸的惨刑？他不过只是爱上了一个姓冷的女子而已？”转过身来，“扑”地跪到地上道：“爹爹，你……你难道就不能饶大哥一次么？他……他毕竟是你老人家的孩子呀！”

云翼面如青铁，木立当地，黑衣少年、青衣少女以及那精悍的少年，一齐跪了下来，云铮膝行两步，一把抱住他爹的腿，哀声道：“爹爹，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！”

云铿突地大喝一声，长身而起，颤声道：“二弟、三弟、四弟、五妹，你大哥错了，你们再也不必多说，好生孝敬爹爹，生而为云家子弟，怎能与寒枫堡中之人相爱，爹爹……孩儿不孝，玷污了‘铁血大旗’，只有以鲜血来为它洗清了……”话声未了，突地反手一掌，击在自己天灵盖上，只听一声惨呼，血光飞激，云铮哀呼一声，反身扑了上去，云九霄双目一阖，黯然回首，赤足铁汉双目圆睁，瞬也不瞬地望着那一面迎风招展的铁血大旗。

云翼目光森寒，面色如铁，高大威猛的身躯，却已在不住颤抖，呆呆地木立半晌，突地反手一把，抓起了那杆铁血大旗，厉声惨呼道：“苍天为证，我铁血大旗门下子弟流出的鲜血，点点滴滴，都不是白流的，凡我铁血男儿，都不要忘记今日的教训，更不要忘记先人的血誓，





……苍天为证，我家男儿复仇的日子，已从此刻开始！”呼声悲激高亢，直冲霄汉，他目中却已老泪纵横！

秋风呼啸，大旗舒卷，夜色更深，天地间的杀机，也更重了！

□ □ □

云翼仰面举旗，直到天风吹干了他目中的泪珠，又自厉声道：“棠儿留此施刑，别人都随我走！”“走”字出口，大旗突展，一阵狂飙扫过，他身形已在三丈开外！

云铮大喝一声，翻身而起，惨呼道：“爹爹，大哥的尸身……”

云翼倏地顿住身形，厉吼道：“谁敢抗命！”

云铮嘶声道：“云家的嫡亲骨肉，为何要叫外姓弟子施刑……”

云九霄反掌刁住了他的手腕，低叱道：“住口！”

云翼须发飘拂，缓缓转过身子，一字一字地沉声说道：“入我大旗门中，便是嫡亲骨肉，谁敢再提‘外姓弟子’四字，有如此石！”语声未了，大旗倏沉，只听“铮”地一声，火星飞激，他身旁一方三尺见方的黑石，立刻裂为碎片！

云九霄手掌一紧，叱道：“走！”展动身形，拉着云铮如飞掠去。

青衫少女伸手一抹面上泪痕，轻轻道：“三哥一时悲愤，他那话是无心说出的……”

精悍少年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又有谁会记在心上！五妹，走！”

青衫少女幽幽望了那黑衣少年一眼，霍然转过身子，随着精悍少年，轻烟般没入无边的夜色，人影一闪，便已消逝。黑衣少年木立在荒野上，凄风中，四下马嘶不绝，他身子却久久不动，只有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在黑暗中闪耀着寒星般的光彩。

□ □ □

一声霹雳，暴雨骤落。

五匹健马，齐地昂首长嘶一声，向外奔出，刹那间便分成五个方向，马尾后溅出五条血迹，但转瞬便被雨冲得干干净净！

黑衣少年颀长的身躯，旗杆般卓立暴雨中，他满面水珠，滴滴流落，也不知是雨水抑或是泪水。四下的暴雨狂风，虽然强烈，却也休想将他的身子撼动一下，风雨中突听“呛啷”一响，寒芒一闪，他反腕拔出了身后的乌鞘长剑，回身一剑，竟生生将那株黄桦大树，一剑斩成两段！



马性识途，五匹分向而驰，正是奔回自己主人的马厩，那冷龙驹方才在云铮手下虽是那般驯服，但此刻放蹄而奔，便有如天马行空，当真是矫如游龙，暴雨中只能见到一条白影奔腾而过，根本无法分辨形态。

乌云浓霾，泼黑一般的东方天畔，终于微微露出了一丝曙色。曙色下，群山边，屋影幢幢，千椽万脊，沉睡着一片庄院，正是威镇天下的武家重地“寒枫堡”！

冷龙驹长嘶一声，奔行更急，冲入了一片浓林，林中道路蜿蜒，泥水飞溅，突听一声呼啸响起。啸声未落，林梢却已闪电般跃下一条人影，这人影虽然早已捏定时间，要一跃落在马背上。但冷龙驹奔行太急，那人影方自落下，冷龙驹便已擦身而过，刹那之间，但见这人身形凌空一提，倒翻一个斤斗，手掌自胯下穿出，一把刁住了冷龙驹的马尾，随着马身悬空飞驰了一段路途，猛然提起一口真气，再次呼啸一声，飘然落在马背上，轻拍着马背鬃毛，低语道：“马儿马儿，不记得我了么？”夜色中只见此人剑眉星目，满面悲愤，赫然竟是云铮！

那冷龙驹奔行本急，此刻竟真的像还记得这方才曾将它收伏的少年，低嘶一声，停住了脚步。云铮神情紧张，面色凝重，目光四扫一眼，翻身而下，跃到马尾后，只见两条粗索，自辔头拖到后面，又是血迹，又是泥水，但绳端处却是空空如也，并没有云铮冒死也要得到之物。

他身躯一震，大骇忖道：“难道失落了么？”突觉一阵热血涌上心头，翻身扑在地上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大哥，你死得好惨，你……你不但不能全尸而终，而且连……连尸首都失落在荒野中……”

他越哭越伤心，嘴唇上已被他咬得汨然沁出鲜血。突听一阵厉叱之声，四面响起！

云铮翻身一跃，目光电般一扫，只见这浓林之中，方圆二丈之处，已有数十个身穿劲装手持利刃的大汉，将他团团围住！数十道森寒的目光，与刀光相映，仿佛比刀光还要森寒几分。这数十人手横长刃，目光凝注，但身形却动也不动！

云铮目光四面扫过，脚步随着目光转了一圈，突地厉声大喝道：



“过来，全过来，我正要以你们的鲜血为我大哥复仇！”喝声未了，立在道路上的四条劲装大汉，身形向外一横，闪开的道路上，立刻大步走来一位头戴笠帽，身穿白袍的枯瘦老人，雨水有如珠帘般自他笠帽前滴落，滴落的水珠间，只见他高颧锐目，鼻钩如鹰，颌下几缕山羊般的灰须，在风雨中不住飞舞。

云铮心头一震，双拳紧握，这老人目光在他身上一扫，冷冷道：“谁是你的大哥，寒枫堡与你大哥有何仇恨？”

冷龙驹一见这老人走来，立刻奔了过去，鹰鼻老人横目一望，面色大变，不等云铮答话，立刻厉声接道：“你可是铁血大旗门下？”

云铮双眉一轩，纵声狂笑道：“冷一枫，你不认得我么？除了铁血大旗门下，谁家配有我这样的男儿？”

这鹰鼻老人正是寒枫堡主冷一枫，他手掌紧捻着颌下微须，垂首沉声道：“你夜盗冷龙驹，果然胆量不小……”

暴雨更急，竹笠滴落的水珠，掩去了他面上的神色，却掩不住他手掌的颤抖！

云铮冷笑道：“别人看寒枫堡铜墙铁壁，少爷我却是拍掌而来，拍掌而去，算得了什么？”

冷一枫霍然抬起头来，厉声道：“大旗门重施五马分尸，为的可是那云氏不肖子云铿么？”

云铮身子一震！厉声惨呼道：“第二个便轮到你了！”身形一展，“嗖”地向冷一枫窜了过去；突见眼前刀光一闪，三条劲装大汉，手挥长刀，迎面扑来，刀花三震，分砍云铮上、中、下三路。

冷一枫仰面向天，厉声狂笑道：“云翼呀云翼，老夫真该感激于你，你那孽子勾引我冷家闺女，想不到你却代老夫报仇了！”狂笑未歇，突地厉叱一声：“住手！放他回去！”三条大汉一招未曾施全，猛地挫住手腕，后退三步。

冷一枫沉声道：“姓云的，老夫念你也是条汉子，今日放你一条活路，下次若敢再来寒枫堡，便叫你来去不得了！”

云铮狂吼一声，怒骂道：“放屁，谁要你假慈假悲，少爷我今日就偏不回去！”突地铁掌急伸，五指如钩，捏住了一柄长刀的刀尖，手腕一震，持刀的大汉再也把持不住刀柄，撒刀退步，云铮引臂一送，刀柄便急地点在他前胸“将台”大穴之上，只听他惊呼一声，翻身跌倒。

另两条大汉怒叱一声，两柄长刀，一左一右，交剪般劈向云铮左右双肩，刀光有如匹练，一闪而至。

云铮曲身进步，倏然自两柄长刀钻出，右肘倒撞，将左面一条大汉撞得闷哼一声，全身缩做一团，再也直不起腰来，左掌一招“倒插朝阳手”，急地扣住了右面一条大汉的手腕一拧一带，直将这黑凛凛一条重逾百斤的大汉，斜斜抛出去，抛向冷一枫身上。

冷一枫冷“哼”一声，身形滑开三尺，伸出右掌，将那凌空飞来的大汉轻轻一托，轻轻一送，那大汉悬空翻了个斤斗，“砰”地落在地上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方，竟被吓得犹未还过魂来！



云铮拇指一按刀尖，食指在下面一挑，长刀翻了个身，刀柄便落在他掌中，他长刀在手，如虎添翼，厉喝一声，道：“冷老匹夫，拿命来！”

冷一枫身子动也不动，冷冷道：“少年人徒逞意气，不过是自取其辱，你且看看，你此刻还逃得了么？”

云铮心头一动，转目四望，但见四面一圈手持长刀的劲装大汉外，又多了一圈手持长弓大箭的汉子，弓已上弦，箭矢如林，只要冷一枫一声令下，乱箭如蝗，便都将射在云铮身上！

只见冷一枫缓缓抬起手掌，沉声道：“你看清了么？”

他悠然长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只要我手掌一落，大旗门今后便要少去一个子弟，你知道么？”

云铮挺胸厉喝道：“你若想以生死之事来威胁我，你却是错打了主意，姓冷的你只管放手，看少爷我可曾皱一皱眉头？”

冷一枫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生死虽不足惜，但大旗门衰微至今，你爹爹隐忍边陲二十年，调教出你们几个弟子，为的就是要你们重振大旗门的声誉，你今日如此死了，岂非可惜？”

云铮呆了一呆，目光四扫，突地放声狂笑道：“大旗门英才辈出，我今日即便死了，一样有人来寻你复仇，你这骇不倒我！”

冷一枫眉尖微剔，道：“视死如归，果真是豪气如云，但忠言逆耳，却又未免太过愚蠢……”

云铮大喝道：“要杀便杀，要打便打！废话什么？”身子突然斜斜跃起，凌空一脚，踢向那大汉的背脊！

那大汉方才惊魂未定，此刻更是大惊失色，翻身扑倒在地上，避开了他这一腿，哪知云铮身子已急转而下，铁掌如抓，抓住了这大汉的足踝，振腕一抡，那大汉一声惊呼没有出口，竟被他抡得有如风车





般急转起来！

冷一枫变色道：“好狠辣的少年，竟敢以人作盾？”

云铮狂笑道：“我不对人狠辣，别人便要对我狠辣了！”狂笑声中，身形闪电般向外冲了出去！

手持弓箭的大汉们，眼见同伴被他劫在手中，投鼠忌器，谁也不敢松弦放箭。

云铮厉声大呼道：“让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！”手舞人盾，一路冲出，人群骤乱间，竟生生被他杀开了一条血路！

冷一枫沉声道：“赵大早已没命了，你们还顾忌什么？”两个持刀大汉，应声跃起，长刀急挥，劈向云铮掌中急舞的汉子，刀沉力猛，这两人竟生生将自己的同伴一刀砍成三段！刀光闪处，血光飞激，云铮大喝一声，全力掷出了掌中半截残尸，“扑”地击在一条大汉的面目上，这大汉被击得满面鲜血，惊呼一声，突地想起了这半截残尸片刻前还是自己活生生的同伴，只觉胸中一阵呕心，随手抛去了掌中长刀，一路呕吐着飞奔而出，有如疯狂一般！

云铮势如猛虎，冲入了一片刀光之中，赤手空拳，迎敌十数柄百炼精钢制成的长刀，但见人影闪动，惊呼不绝，刹那间便已又有三条大汉被他振腕抛出，冷一枫面色森寒，凝目而望，只见他身法虽轻灵，但招式却沉重已极，一招施出，当真有开山之势，当者披靡。那十数条大汉，手中空有长刀，竟不敢逼近赤手空拳的云铮一步，只是虚舞刀势，在一旁连声叱咤。

冷一枫面色越发阴沉，怒骂道：“无用的奴才！”怒骂声中，他手掌突地一沉，四面的弓箭手面色微变，右臂运力，将长箭引满！只见冷一枫手掌一反，拇指朝下，四面的箭手齐地厉叱一声，撒弦放箭，但闻弓弦响处，数十枝长箭，飞蝗般暴射而出！

四面围攻云铮的长刀手，再也想不到庄主竟不顾自己这班弟兄的死活，断然放出弓箭，大惊之下，手挥长刀，四下急窜，有两人逃得慢些，竟被利箭射中，惨呼一声，目光惨厉地望了冷一枫一眼，身子摇了两摇，手扶箭杆，“扑”地跌倒！箭杆触地，箭矢穿胸而出！

云铮早已抄刀在手，旋身急舞，将四下长箭一齐拨飞！但四周弓箭手又已张弓持箭，引满待发！

只听冷一枫厉声道：“活捉不成，死的也要，今日万不可叫姓云的生离此间，谁若退缩不前，堕了寒枫堡威风，那两人便是榜样！”四下的弓箭手、长刀手心头暗凛，哄然应了一声。



冷一枫轻叱道：“放箭！”

弓箭手正待撒弦，突听远处大喝一声：“且慢！”



冷一枫举手将竹笠向上一推，变色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但闻一声清啸，自暴雨中穿林而来，摇曳着穿入林梢，其声清锐，其势绝快，一闪便到了近前！冷一枫抬眼望去，只见一株巨树的浓枝密叶，突起向外一分，露出一个衣衫虽华丽，神情却极是狼狈的少女来，她双手似乎被人反缚在身后，目光中满是惊骇之色，颤声呼道：“爹爹！……”

四下大汉认得这少女便是堡主的二千金，不禁齐地惊呼一声，哪里敢再弯弓射箭？

冷一枫面容惨变，大惊道：“萍儿，你……怎地了？”

只听这少女身后，浓密的枝叶里，响起一阵低沉的语声，道：“冷一枫，你还要你女儿的命么？”

冷一枫大呼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藏头露尾，胁迫弱女，算得是什么英雄好汉，快将她放下来！”

浓枝中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实在不算英雄，但你以众凌寡，又算是什么？”

冷一枫怒喝一声，方待耸身而起，突听那少女一声哀鸣，那语声又自缓缓道：“你听到了么？你若妄动一动，你女儿便没有命了！”

冷一枫望着他爱女的神情，心里又是痛惜，又是惊惶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要我怎样？”

那语声冷冷道：“要我放她不难，只要你先将姓云的少年恭送出林，我保证不再动她一指！”

冷一枫切齿道：“好个大旗弟子，原来也会做出这种手段，今日倒叫我冷一枫开了眼了！”

云铮蓦然大喝一声，一掠而来，道：“谁说此人是我铁血大旗门下？”

冷一枫冷笑道：“此人若非你铁血大旗同门中人，怎会不惜用如此卑鄙的手法赶来救你？”

云铮胸膛一挺，仰面呼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树林中朗声一笑，道：“你活着出来之后，自然会见得到我！”

云铮双眉一轩，道：“我云铮纵然死了，也不要你用这般手段前来



救我，快快放她下来！”

冷一枫目光闪动，隐隐露出了喜色。

浓枝中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个愚蠢的少年，我一放她下来，你便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语声突地变得冷削森寒，接口道：“冷一枫，我既非大旗门下，亦非云氏朋友，只是看不惯你假仁假义的样子，是以打抱不平而已，我数到三字，你若不立刻撤下四面的弓箭长刀手……哼哼，结果如何，我不说你也该知道！”

冷一枫抬眼望去，只见他女儿泪珠莹然，心中不觉更是怜惜，口中却狠狠骂道：“蠢丫头，你怎会被人制住的……”反手扯了头上的竹笠，愤然掷到地上，恨声道：“老夫一生未曾受制于人，今日却被你这丫头害了。”

林叶中大笑数声，缓缓道：“一……二……”

冷一枫暗暗咬了咬牙，挥手道：“退出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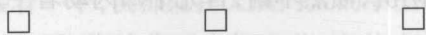
语声方了，那数十条大汉已一齐展动身形，片刻间便走得干干净净，冷一枫仰面大喝道：“还不放她下来？”

只听那语声微笑道：“姓云的还未走哩！”

云铮厉叱一声，道：“你只能以此手段胁迫于他，却逼不了我，少爷我偏偏不走，你又当怎样？”

林叶中大笑道：“你偏偏不走，我就偏偏不放她下来，你一日不走，我一日不放，你十日不走，我就留她十日，你脾气虽然拗强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又臭又硬的脾气，能与我僵持到几时？”

云铮气得面色发青，别人好意救他，他半点都不领情，突然大喝一声道：“我就偏偏要你放她下来！”喝声中身形一跃，冲天而起，方待冲入那浓枝密叶中，突听身后轻叱一声，一股掌风，夹背击来。



云铮气沉丹田，身躯急降，只见冷一枫凌空一转，亦自落了下来。云铮大怒道：“我出手救你女儿，你为何要暗算于我？”

冷一枫生怕他妄自出手，林叶中那神秘人物便要伤他女儿，是以纵身阻拦，但口中却冷冷道：“我女儿不用你大旗门人出手相救！此地乃是我寒枫堡属地，只望你快些出去，走得越远越好！”

云铮怔了一怔，只听那神秘人物大笑道：“他要杀你，你却要救他女儿，我要救你，你却对我毫不感激，你自命英雄，笑傲生死，但却恩怨不分，善恶不辨，这样的脾气，岂非令人可笑？”



云铮呆了半晌，忽然大声道：“走就走，我在树林外等你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听林外娇唤道：“云铿的弟弟在哪里？”

云铮身子一震，转目望去，只见大雨之下，一个手撑湘妃竹伞的白衣女子，自树林外飞掠而来。她身法轻盈，姿容美绝，神情虽然惶急忧愤，但身上的衣衫仍是一尘不染，只有莲足上的白绫剑靴，染有几点污泥。

冷一枫皱眉喝道：“霜儿，谁教你出来的？”

白衣女子仿佛未曾听到他的言语，目光紧紧盯在云铮身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莫非就是……”

云铮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你就是冷青霜么？”

白衣女子轻轻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云铮厉声截住道：“你害死了我大哥，还有脸前来见我？”身形闪处，双拳齐出，击向她肩部。

白衣女子冷青霜纤腰微拧，轻叱道：“你敢对大嫂无礼？”

云铮悲愤交集，道：“放屁，你是谁的大嫂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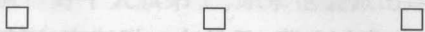
他方待再次展动身形，只听冷青霜道：“我身上还有你大哥的骨血，你敢动手？”身子一挺，迎了上来！云铮一拳方出，闻言硬生生收住拳势，急退三步，木立当地，面上阵白阵青，却说不出话来！

冷青霜轻轻一叹，道：“我知道你大哥已经死了，你就更该听大嫂的话，快些出去，你大嫂是个苦命的人！”语声中她泪珠滚滚而下，云铮望了望她面上的泪珠，又望了望树上的少女，狠狠一顿足，转身大步走出。

浓叶中笑道：“你走了么，不送不送……”

云铮头也不回，大声道：“我等着你！”

冷一枫面色阴沉，愤然不语，目光中却闪动着一片杀机。



只见云铮走了几步，树林中突有一蓬光雨，暴射而出，数十道银芒带着尖锐的风声，直击云铮身子方圆丈余处！云铮惊叱一声，倒窜而起，凌空急转了三次，“嗖”地落回树林原处，只听“叮叮”一串轻响，那一蓬银雨，竟都是作弧形飞来，到最后便聚到一处，凌空互击一次，四散飞激而出，力道不绝，再次击向云铮前胸面目。云铮双掌齐挥，掌风激荡，终于将光雨一齐震落，却是数十根细若丝线的银针！

冷一枫、冷青霜面色微变，林叶中那神秘人物已自怒喝道：“你竟